



百家笔会

儋州寻访苏东坡

□ 华丰林

几位朋友研学海口,会议之余,东道主问我们想看点什么?我迫不及待地说,去儋州!

去儋州,当然是因为苏轼。于是一路椰风,驱车西行。

儋州的东坡书院,初名“载酒亭”,后屡经重修,明代才更为现名。其实载酒亭更合历史真实与苏轼的个性。“从来名士多耽酒”,苏轼也不例外。他自称“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但同时“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他的许多诗文集都都与酒有关。但后人往往出于旌表苏轼的文名而流于矫情,将苏轼在全国各地的遗迹几乎统统改成了“东坡书院”。

好在载酒亭还在,让千年之后的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苏学士当年在此度过的这一段特殊的诗酒生活,依旧闻得到苏东坡如醇酿陈酒一般的人生况味。

穿过载酒亭后面的庭院,便是整个建筑群的正殿。大堂正中,一尊苏轼塑

像巍然端坐。先生目光如炬,那目光是一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精神;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蹈情怀,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从容与自信!

自古贤良多磨难,这句话用在苏轼身上再恰当不过。苏轼自24岁踏上仕途,到他65岁去世,几乎一半时间为官,一半时间被贬。贬谪时间最长的是黄州,最远的则是儋州。苏轼晚年形容自己“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说得很无奈,也讲得很真实。

白居易评价刘禹锡“亦知合被才名折”,苏轼也一样。他在官场遭受挫折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蛾眉曾遭人妒”,他才华太横溢,才情太迸发,才气太逼人。其实黄州一贬之后,苏轼多少是长了些记性的,才使得他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又回到朝廷,并步步高升。然而,正所谓江山易

改,本性难移,得志之后的苏轼,那“一肚皮的不合时宜”的老毛病又犯了。在政治上,他的民本思想与司马光所代表的上层官僚的意见相左;在学术思想上与二程(程颐、程颢)对立。起初因有高太后护着他,他还敢做敢为,但高太后一死,他便又一次厄运当头了。

绍圣元年(1094),朝廷以苏轼在起草公文中“讥刺先朝”的罪名,撤掉其翰林侍读学士等职务官衔,先贬英州,接着,在一个月连续三次降官,最后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好在他是个“老流放”,对待流放生活已有充分的应对经验。他的思想也更趋于成熟,他时时用佛老思想看待这一切,形成“东坡式”的顿悟和洒脱。他居然能将此次贬谪看成是人生旅途中的休息,宦海沉浮中的解脱。他把自己比成一条脱钩之鱼。所以,一到惠州,他就忙着买地盖房,以图久居之想。

在惠州,苏轼由官员变成普通民众,这就更使他与普通百姓浑然一体,他也在当地民众的生活和特殊的风俗中得到了乐趣。尤其是岭南特产水果,让他大饱口福。他曾写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要知道,当时的中原人,连吃一颗荔枝的想法也是相当奢侈的。

此时,苏轼的情绪已基本稳定,不信你读一读他的这首七绝: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不料,苏轼在惠州写的这些表达随遇而安的诗词传到朝廷,竟然令他的政敌们不开心,尤其是那个叫章惇的宰相,读到苏轼诗词后,下令将苏轼再贬海南儋州。据说,将苏轼贬到儋州的理由竟然是苏轼字子瞻的“瞻”与“儋”字相似。

七月,苏轼抵达儋州,虽有“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的思想准备,但生活之艰难,仍令他始料未及。初到时,暂租公房蔽身,公房年久失修,下雨时一夜要搬动三次床。当地有个叫张中的小官吏

景仰苏轼,派人将破屋稍加修葺,当局得知后,竟将苏轼逐出,并追究了张中的责任。这时,苏轼才真正意识到,他的政敌是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于是赶紧给皇上写谢上表。

虽然这一篇上表写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但是后来的苏轼却仍然是一个文学巨匠的形象耸立在海南海南这片广阔绿野之上。贬谪海南的这一段历史,更是他“时穷节乃现”的生命礼赞,使他的节操和品德更加光照后人。他虽身处蛮荒,但“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虽身处江湖之远,但是对于祸国殃民之徒,却毫不客气的加以谴责,写下了一批名留青史的不朽华章。同时,他还劝农植蔗,授民医药,倡教陋俗,敷扬文教……凡有益于百姓的事,他多勉力而为,至老不衰。今载酒堂中的《坡仙笠履图》是镇院之宝,这幅石刻《坡仙笠履图》记叙了东坡访黎子云,途中遇雨,借农家竹笠木屐而归,与女儿嬉嬉的情景,反映东坡与儋州百姓和睦相处的品格。

重修后的儋州东坡书院,如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镶嵌在碧绿如茵的田园上。蜿蜒娴静的北门江流经它的身旁,叮咚弹奏;突兀峥嵘的松林岭矗立它的身后,雄姿英发。院内新亭耸翠,殿宇堂皇,古木幽茂,群芳竞秀。

今我来时,海风悠悠,绿野千里;万里海天,一片祥和。儋州之行圆了我一个梦,一个寻访东坡贬谪南海遗踪之梦。归途而成绝句二首,以记此行:

戊戌初冬谒儋州东坡书院吟得:

一
南国行来费蹉跎,
儋州万里拜东坡。
直臣自古命途舛,
感慨唏嘘一样多。

二
孤臣生死两茫茫,
九万里来投大荒。
公去杳然千载载,
清风正气满枕樯。



► 儋州东坡书院载酒亭

花开的声音

(组诗)

■ 周益民

桃花

从唐诗宋词中款款走来
艳丽的面容
灼得人睁不开眼睛

因诗人崔护一个形象的比喻
你一生就和美女 爱情
联在了一起

表面羞答答 内心热情似火
每年三月春风一撩
就争着把粉红的心事
化成情诗
在枝头上发表

杨柳

在河边
你是最生动的一道风景

喜欢站在你身旁
嗅你身上发出来的味道
幽幽的沁人心脾
淡淡的让人无限回味
做一次深呼吸
五脏六腑
就像河道做了一次清理

喜欢伫立你的面前
看你尽情地与河水嬉戏
你摆动着手臂
把河水撩得春心荡漾
凝视着这个场面
千涸的笔顿时有了诗情

你无忧无虑
却不敢面对离别
你不是怕自己疼痛
而是担心离别的人见了你
暗自伤悲

油菜花

早就等在季节的边缘
蓄势待发
春风一吹起号角
你就迅速冲撞起来
占领属于自己的那片天地

时像一个孩子
满地打着滚
时像一个少女
裙裾飘飘笑语盈盈
时而又像一个书画家
蘸着阳光挥毫泼墨
把一个闪闪发光的金字
涂满田野和山坡

你呐喊着雀跃着
渲染着热烈的气氛
你知道 城里人抱儿携女
来看你是为了什么吗

我告诉你吧
他们来到乡村是为了纪念
曾在这里生活的那段幸福
时光

他们还想让子女知道
吃的菜油是从哪里来的

烟火人间

熟悉的陌生人

□ 涂启智

在路上或者特定区域,我会经常遇见抑或看见许多人——他们的神情面貌、举手投足,都在印象中定格,就算在异国他乡邂逅,也会一眼认出对方。他们是我生命中如同朋友般亲切的“熟人”。然而,我并不知道这些“熟人”姓甚名谁,何去何从,我与他们素无私人交集。此为熟悉的陌生人。

那日子,我在离单位一公里左右处租房居住。上下班途中,经常遇见一位“牛人”——深圳四季并不分明,甚至没有冬天,然而每到岁尾年初,天气亦有些许寒意——已是十二月下旬,许多人都穿着薄羽绒服,有些人穿得更厚。我裹着不厚不薄的袄子,里面塞着棉衬衣和秋衣。但是,这位“牛人”仿佛穿越到夏季,只穿一件短袖T恤。我第一眼看到他时,浑身不由得打了个哆嗦。只见他

老人气定神闲、气宇轩昂,额头似乎还冒着微汗。我绘声绘色讲述“牛人”的“英勇事迹”,同事笑道:“劳动人民不惧风寒!”听说,这个老师傅在菜市场干活儿。老师傅六十多岁,我四十二岁。

后来,我坚持运动锻炼,身体较之前强壮起来,冬天也不再穿那么厚了。温暖多半来自那位老师傅的传导。

老婆勤俭持家,从买菜可见一斑。她最初去菜市场,并不急忙出手,而是花费近一个小时,将所有摊位都浏览一遍,不时询问蔬菜价格;不同摊位相同蔬菜品质优劣价格高低,她都了如指掌。我们家距菜市场较远,买菜要花费个把小时。我自告奋勇承担买菜任务。老婆一再叮嘱我要在市场北门口第三排、从左往右第四个摊位买菜:“那个阿姨菜是自家种的。她老公负责种菜,她负

责买菜。本地菜新鲜可口,价钱又便宜。”每次清早去市场,我就径直走到阿姨摊位前。阿姨六十多岁,脸庞清瘦而有精神。见我出现,她笑着打招呼:“来了!”

阿姨总是替顾客考虑。见我打量较贵蔬菜,她会温馨提醒:“这个菜要五块钱一斤!”我笑着回应:“没事,就要这个!”但我分明感受到阿姨的善意。阿姨不问我做啥工作,也不打听收入情况。或许,她只是基于朴实劳动者心理,认为许多打工者都是精打细算过日子,所以提前告知菜价。

假如在街头巷尾擦肩而过,我也能立马认出这位阿姨。但她姓名籍贯我一概不知。

小区里,有一位坐轮椅的老太太。傍晚散步时,我常常遇见她。推着轮椅车的年轻女子,不知是儿媳还是女儿,常常俯下身子,与老太太亲

热耳语,老太太乐得开怀大笑。不能自如行走,或许是老太太晚年遗憾,然而亲人体贴照顾给她无尽的安慰。老太太七八十岁了,鹤发童颜,一脸恬静安详,时光波澜不惊。

每当看到老太太端坐于轮椅车,从对面缓缓驶过来,我耳畔油然回荡“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旋律。即便坐在轮椅上,也能这般舒展优雅,生命夫复何求?

后来,因为地铁拆迁,单位搬到别处,家庭住所也有变化。上述“熟人”,从视线消失许多年。现在,突然想到他们,不禁唤起久违的亲切和眷恋。

此刻,我真诚祝愿他们生活幸福!我知道,我的祝福是无力的。然而,只要每个人想起生命中那些熟悉的陌生人,都会在心底荡漾温柔的涟漪,世间就会氤氲更多和谐美好的氛围,就能激荡更多与人为善的能量。

光阴故事

生活记事

朽木上的诗酒田园

□ 马海霞

莲大姐在山里经营一家小饭馆。除了喜欢做菜,她还有个奇葩爱好——喜欢收藏朽木板,越陈旧破裂的原色朽木板越好,风化得不能再风化了,缺角少缺的,她越爱。

莲大姐喜欢在朽木上画画。莲大姐从小就喜欢画画,看到家里大床的裙板上、橱柜上画的画儿,她就照着画。开始用树枝在土地土上画,用粉笔在墙上画,上学后就用铅笔在不用的本子反面上画。

后来,莲大姐自己开了饭馆,经济条件好些了,她也买得起颜料和宣纸了,自己画完后送给亲朋。人家当面夸奖几句,转身就叠起来放到一边,谁也不会裱起来挂墙上。有人善意提醒,这画儿不够裱钱。

有一次,莲大姐想在家里的新家具上画上几笔,但唯恐画得不好,便找了块旧木板儿先练手,画完后她就去看忙别的了。恰好此画被一位顾客看到,直奔厨房问她这幅木板画卖价多少,他想购买。莲大姐没有卖,她说,若是喜欢送你好了。

从此,莲大姐开始研究木板画。她发现越是陈旧、风化厉害木板,画出国画后,颜色越鲜艳,线条越流畅,

视觉越强烈。她不知道是旧木板衬托了画,还是画儿让朽木有了生机。大家看后都赞同这种画的创意不错。

莲大姐就这样开始收藏朽木板,一发不可收。看到有好的朽木板,她便挪不动腿儿,不管跑多少路,费多大周折,也要弄到手。

莲大姐把她的朽木板画放在饭馆里,有外地来的游客看到后拍照发朋友圈。本地老年大学的美术老师看到了,亲自来到饭馆看朽木板画,并赞赏不已,说莲大姐画工还有待提高,但画画理念非常好。他还收了莲大姐做学生,教她学国画。

有朋友看了莲大姐的朽木画说,这种画儿一定要放在农家小院,墙上挂上辣椒、玉米、高粱,看一眼,心就静了。有人反驳说,这种强烈视觉对比的画儿,应该挂在非主流餐厅或酒吧,不需要画工多好,一块朽木就能让画增色不少。

莲大姐说,她因为喜欢在朽木上画画而喜欢收藏朽木板,现在有人认可朽木画她就非常开心,画画也有了动力。

任何不起眼的旧东西,只要遇到有心人,也会瞬间散发光彩。

假日里,人轻松,心也舒坦,于是就扛起了钓竿。

和邻居陈老师一家约好,一早就出发了。

到水库的时候,东方刚泛鱼肚白,水面雾气袅袅,鱼儿们起得特早,欢蹦乱跳,正在做早操,它们不时蹦上岸来,再弹射回水里,一派诱人景象。

我将鱼凳放稳,杆架插好,就开始抖动手里的鱼竿,拴好新买的蓝钩,上好鱼饵甩出去。不等鱼漂立稳,只见鱼儿猛咬一口,提竿却什么都没有,鱼饵却吃了个精光!只好继续投鱼饵。

这时,眼前的陈老师,已不紧不慢的提竿收鱼了。眼看他反复投饵、甩线、收线、收鱼,我却还是一条不条!转眼太阳已升高,又热又晒,我的心情颇无奈,还是频频逗钩不上鱼,我更快成鱼的“饲养员”了!

更令人着急的是:陈夫人,手握一根鱼线,只在岸边“把脉”玩,却在扔出去钩饵不多一会儿,收线拽上一条大鲫鱼,真是令人眼红。

逗钩

□ 李凤高

都没信心了。心里嘀咕:真是怪了,我们都在一块钓鱼,为什么鱼只上陈家人的钩,而我却是一条不条,难道是鱼儿们特意开会研究了,只吃我的食,不上我的钩!

正在这时,陈夫人又拽上岸一条三斤多沉的大鲤鱼。我更是妒火胸中烧,立马像一只泄了的皮球,瘫坐在草滩上,干脆将竿往岸上一摆,把鱼钩、鱼饵晾了起来。

过了好大一会儿,我钓钩又上来了。忽然转念一想:我们平时不是常说,遇事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吗?那为什么鱼儿咬他们的钩,就能上鱼,而咬我的钩,却不上鱼呢?于是,我俯下身子,扒开鱼饵,细心观察起我新换的鱼钩来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答案立即呈现在眼前:原来是新上的蓝钩的钩尖儿,虽然锋利,但向内弯曲过大,钩尖儿根本无法刮到鱼嘴上,难怪它们吃完食就溜之大吉了。

我赶忙拿出打火机,将每个鱼钩的钩尖儿都加热了,稍稍向外掰一下。结果当我重新上好鱼食,甩出钩线,很快就钓上鱼来了。

其实在人生中,人人都会遇到很

紫红桑葚

(外一章)

□ 李志宏

桑葚,民间圣果。红中带紫,紫中透亮,饱满的妩媚。

一条条“毛毛虫”,胖胖的,鲜嫩鲜嫩的。湘灵君,陆文圭,欧阳修,他们把你一串一串连成最美的诗词,流汁滴液,甜到心底,齿颊生香。

《诗经》里,按照模样编织,你是“桑之未落,其叶沃若”的女子,化身来一场爱恋。

行走在鲁迅的“百草园”,呼吸酸酸甜甜的空气,紫红的你是童年的记忆。

心,柔软成初夏的风,越过窗子,穿梭到那片森林。

枝叶深处,你展开了婴儿般的微笑!

一棵树

一棵树,长在校园。和孩子,同承似水流年;和孩子,共享阳光雨露;和孩子,一起感受季节的冷暖变迁。

如今,它老了,没有绿叶,没有溢流的香气,没有骄傲的树阴,一切似乎沉默了。

但它仍站于大地之神的肩膀上,用沧桑刻画着生命的年轮,让光芒扎根在孩子心底。

它一定是快乐的,因为它的孩子们也是快乐的。

我听见它眉眼沟壑间的笑,不止豪放,不止婉约……

风儿啊,请放慢脚步,请为它染绿心底的郁葱。

多类似的事情,它们随时考验着我们的精心、细心与耐心。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小钩尖角度问题,却使我忙了大半天一无所获。究其原因,决不是鱼儿们故意逗钩,而是我的粗心把自己逗了。